

清晨鱼市与深夜书桌

作者：林楷伦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清晨鱼市与深夜书桌/林楷伦著.--北京：中译出版社，2023.3

ISBN 978-7-5001-7365-6

I.①清... II.①林... III.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67.1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（2023）第039861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2023年，由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。

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，同意经由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代理，由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23-0486

清晨鱼市与深夜书桌

QINGCHEN YUSHI YU SHENYE SHUZHOU

出版发行：中译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普天德胜科技园主楼4层

电话：（010）68005858，68358224（编辑部）

传真：（010）68357870

邮编：100088

电子邮箱：book@ctph.com.cn

网址：http://www.ctph.com.cn

策划编辑：范伟

责任编辑：张若琳

摄影：赖小路

封面设计：柒拾叁号

排版：柒拾叁号

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规格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：7.75

字数：120千字

版次：2023年3月第1版

印次：2023年3月第1次

ISBN 978-7-5001-7365-6

定价：5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译出版社

目录

CONTENTS

[插图](#)

[推荐序 我把金目鲈鱼香煎得更香酥脆皮了](#)

[辑一 身为鱼贩](#)

[身为鱼贩](#)

[竞标](#)

[背骨仔](#)

[尿尿树](#)

[改装的March](#)

[女人鱼摊](#)

[台风假](#)

[东港现流](#)

[切掉鱼头](#)

[伪装鱼贩的指南](#)

[辑二 鱼贩日常](#)

[贵人与小耳朵](#)

[骆驼先生](#)

[是的，主厨](#)

[时价](#)

[职业病](#)

[要吃就先做成干吧](#)

[选鱼的诀窍](#)

[去海生馆的好日子](#)

[午餐](#)

[鱼之占卜](#)

[辑三 三代鱼贩](#)

[弓鱼](#)

[冰箱](#)

[二轮记忆](#)

[蛇，鼠，和我那次死亡](#)

[鱼贩孕事](#)

[后记](#)

推荐序

我把金目鲈鱼香煎得更香酥脆皮了

王浩一

台湾作家

随兴开卷，尽兴掩卷。阅读《伪鱼贩指南》^[1]毕，书本阖起，一些情绪尚未消化，起身到厨房准备晚餐。今晚主菜是过年前躺在冰箱的屏东金目鲈鱼，我打算油锅香煎。

鱼洗过拭干，敷上薄盐，还躺在砧板上。锅子已经开始热了，我忍不住学着书里阿伦在“选鱼的诀窍”里，他当女友的选鱼教练时的基本心法，“手伸出来，比个赞……你摸向我大拇指下方的肉丘……记住这个感觉，这就是新鲜的鱼的触感。”我多按了几下鱼身，确认它如同大拇指肉丘僵硬、带有弹性……新鲜耶，可以期待今晚的佳肴。

关于香煎鱼只如何不沾锅，保持完整，不要起锅时残破不堪、惨不忍睹，我有窍门：一确实解冻，二清洗后一定拭干，三先大火后中火，切记不要频频翻面；四煎第一面时，要盖锅，翻面后则绝不能盖锅。如此即可让鱼片焦香酥脆，有职人水准。

出版社来信询问可否帮忙写序？信里资讯不多，草草看过，直觉这是一本海鲜料理美食书……嗯，这个素材我无法驾驭。实话说，能明快辨识的鱼种不超过二十，我承认站在鱼摊前我是手无寸铁的盘子，虽然书架上有不少关于鱼虾图鉴、海鲜料理书本的收藏，但我能说嘴的仅是：可以煎得秀外慧中的土魷鱼、二十八秒爆烤乌鱼子、麻油焗姜炒白虾、如何煮出最好吃的酒蒸蛤蜊……之外就羞于见客了。写序？出版社应该所托非人……

书稿寄来，我才知道误会大了。《伪鱼贩指南》不是美食书，而是鱼贩阿伦非虚构的文字创作。过去我多流连菜市场的小农，书写蔬果的栽种，见多识广也深谙食材挑选，甚至动手料理也有几分把握，但是这本书写的是鱼贩第一人称的经验，我眼睛一亮！

我擅长在菜市场观察，也善于发问重点与眉角，这是多年来走访各地无数大小市场训练有素的能力。但是，市场里海鲜鱼贝类摊位多仅仅拍照，便匆匆离去，刚刚问过的鱼名，两三步后就忘了，虽然好奇广泛的鱼食知识，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对于鱼贩仅能敬而远之。作者在《伪鱼贩指南》中所描述的全部是我陌生又渴望知晓的，渔获知识深入浅出，鱼贩们的工作内容、日常、行规、生态，尤其他们海洋咸味、黏滑微腥的生活样貌，甚至阿伦三代鱼贩数十年传承下来的温馨与无奈、骄傲与挣扎，令人感动。

书本好看，因为鱼贩之子的自白，有泪有笑有自适。书本耐看，因为作者也书写出那些买鱼的人家，在闲话之后他有臆测、有想象、有憧憬的别人家生活故事，充满体贴的文字，代表他的善良。字里行间阿伦娓娓说着自己的故事，他的爱情充满着有趣的鱼味，他的祖父有那个年代的温润，他父亲的问题则是他的抉择与改变。

作者的文字非常有画面，每阅读一则故事，都像一出《我在鱼市场待了一整天》连续剧：摊贩前买卖双方的双人舞，同行之间的协力或是较劲，深夜作息的无奈与奋起，作者与女友（太太）互动的鱼故事，成家后转成餐厅鱼货供货商的大小事……哦，还有鱼贩的职业病。每看完一则，有趣好笑之余，总有窥探到生活里那些阴影不扬的角落，令人深思低回。

努力生活的人，他们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，身为鱼贩的故事能够说得这般敞亮通透，则多了不可思议的灿然与悲喜。当作者把身边人们的个性，以所贩售的各种鱼类来分析，戏称“鱼之占卜”，那是对生命释怀与坦然的领悟。我以为阿伦，可以称他“鱼的哲学家”，清澈生命，勤奋却不怨天尤人。

注释

[1] 《伪鱼贩指南》：本书原版书名（编者注，以下无特殊说明，皆为编者注）。

辑一 身为鱼贩

□

身为鱼贩

阿公跟爸都说以后不要卖鱼，好好读书。

后来爸只说，记得要帮家里，要好好卖鱼，没有再提好好读书。

小时候常有人说我很聪明，爸妈会问我要做医师还是律师，怎么样都想不到最后会去当个鱼贩。

我是鱼贩的第三代。从小，餐餐都有海鲜，肉类、菜类可以随便吃，但对于海鲜，家族的人一个比一个嘴刁。没有人爱吃养殖的吴郭鱼^[1]，甚至将海鱼分成各种等级。幼年的我最喜欢吃白鲳，那时还没有进口冷藏鱼，煎熟的冷冻白鲳，还小的我夹起鱼肉一定会散开，难以夹成一块。长大之后才知道，冷冻的白鲳得轻轻夹才能成块。

散开的白鲳鱼肉，我不吃，不只碎碎散散的难看，也吃得出细微的腥。

国小^[2]营养午餐的肉鱼，我也不吃。“营养午餐的肉鱼有腥味，不好吃，我家卖鱼的。”我跟老师说。

卖鱼的孙子，理所当然。

国中^[3]前写过几次“我的志愿”，从太空人、市长到短跑国手，甚至写要继承爸的泡沫茶饮，就是不曾想过要当鱼贩。那太没有雄心壮志，就算我不讨厌鱼腥味，但当鱼贩这志愿太小，小到写出来分数会很低，还会被笑赚不了什么钱。

跟下了班的阿公撒娇拿零用钱，他会从干干的抽屉抽几张一百。阿公的纸钞潮湿，味道像是老旧铝制水壶中沸腾的水。纸钞吸附了蛤的壳味、鱼的腥味，那时我便知道钱的味道有很多种。

爸从右边口袋拿出来的是折蓝蓝红红，最内凹是红色、绿色的百元钞，中层是五百元，外层是只有在我跑腿时才拿过的一千元。我最喜欢拿绿色的一百元钞票，爸的钱是古龙水味，妈妈的钱偶尔有白麝香味，偶尔有向日葵香水味。他们在故乡开了家泡沫红茶店，都市开了两三家。

爸妈每天都在都市里忙到深夜，曾几次带我去都市的店。那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手机，只有BB Call。泡沫红茶店会有一两台投币式电话能打BB Call或家用电话，我就坐在年轻的工读生姐姐腿上，听工读生姐姐喊谁谁谁外找、谁的电话，或是帮姐姐写下电话另头交代的回电号码。姐姐身上是洗发精的味道，我以为那个世界很香，香的不只是味道，还是整齐的钱能凹成一折，不是阿公湿湿皱皱的钱。

爸的生意顺风顺水，国小二年级的我问他，一个月能赚多少。他说七十万。

爸的情绪在周二、周四特别波动，有时高兴到分我一张蓝色的千元钞，有时安静不说话。那时还未普及的有线电视，爸早早就装了，并在晚上十点看着卖药的频道（那年卖药总是腥膻色，后方的伴舞小姐都穿很少，我很喜欢看）。平常不会看这台的他，周二、周四一定看，里头的主持人说，肉猪一五、吴郭鱼三〇、鸭二一……起初我还傻傻地说，吴郭鱼这么贵喔？爸就笑说，对呀，我猜中了呀。几次吴郭鱼崩盘又涨起来，我跑去问阿公，阿公说，吴郭鱼一公斤三十元不太会变。我又跑去问爸，他才说是猜数字游戏。

那种猜数字游戏，一次输赢几十、几百万。

一个月赚七十万的他，还有赚吗？

刚开始爸妈在都市开店，平日晚上偶尔会见到他们回来，假日也会带我们兄弟去都市吃饭。但数字游戏玩久了，平日不再回来，除非我要月考，求爸教数学，他才回来。他以为我真的不会，请了家教，他们更不回来了。

后来，数学从装不会，变成真的不会了。

我不会算月入七十万怎么可以玩到离婚，玩到三四家泡沫红茶店收店。

国小四年级，爸那些赌博的破事被发现，巨额债款无法还清，阿公拿出银行的存款还了一大部分，我以为爸会回来卖鱼，会在家当个乖儿子。

爸回来了，他顾着故乡的店，但周二、周四的八点，他会躲在自己的房间看半小时的电视，蓬莱仙山、信吉那些电视台报起中药的价格。他还在游戏，国小四年级的我与三年级的弟弟在楼下顾店，怎会有客人光顾？都市的店则交给十六岁便想着帮爸的大姐全权处理。爸嘴上跟阿公说要去都市工作，却每日都在家。

过了两年，赌债又爆了一次，大姐将店顶掉。爸已无借口说自己要去都市顾店。

我国小六年级，爸回家帮忙卖鱼，晚上顾泡沫红茶店。我跟弟弟在八点前一定会写好功课，七点五十分，爸就会打通内线电话说自己很累，叫我下去顾店。

他很累。

隔年“九·二一”大地震，震掉了人气。台湾开始流行外带手摇饮，手机、网际网络兴起，人们不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社交。阿公叫爸接下鱼摊，清晨批货，又叫爸把泡沫红茶店收一收，认真卖鱼。

□

爸偶尔会敲我跟弟弟的房门，说他今天中了多少，偶尔拍击地板。那时我怎没问他赔了多少呢？

他那时最常跟我说：“很累，需要人帮。”在“九·二一”大地震后，住了一个月的帐篷里说过，回家了也说。私立国中一年级的期末考后，我的数学不再好，暑假辅导的调查单上，他勾选“无须暑假辅导”，下面的理由栏位写：帮忙家中事业。

我再也没有假日。我必须帮忙，需要分担家庭经济的责任，我知道。

爸每天都在家，与我们一起在阿公家吃饭。他不吃隔夜菜，只要是他特别喜欢吃的，阿嬷就会煮特别多。爸夹起吴郭鱼，说有土味，他自己拿回来的白鲳，也说很腥。他吃饭不会准时，都得拨通电话叫他吃饭，“再等一下，牌还没算好”，他说，“算好便会回家吃饭”。

本来只有周二、周四，台湾彩券的大乐透开卖后，变成周二、周四、周五，再后来换玩五三九^[4]，变成平日每天。

他说他一天花一千多，他说鱼摊能赚十万。

我的数学不好，以为十万减个四五万还可以。以为他只会赌这样。

以为自己更认真卖鱼，就能让生活变好。

每个周末，我顾起鱼摊的蛤、蚵、鱼，摊位上的鱼我只认得白鲳、肉鱼、吴郭鱼。我问爸，爸叫我问阿公。

阿公拿起冷冻与现流的白鲳，教我看背上的蓝色与鳞片上的微微虹光分辨鲜度，教我从鱼鳍鱼尾分辨不同品种的白鲳：鱼鳍长且鱼尾如剪刀的，是正鲳；体色偏灰、鱼鳍短的是暗鲳；鱼鳍、鱼尾短短，鳍边形状如流苏是斗鲳。他问我哪种好吃，我说正鲳，暗鲳与斗鲳偏软。阿公称赞嘴刁的我，又拿起白口与黑喉。

每个周末不去私立国中的辅导课，在鱼摊上生物课。虾不选红头，小卷不选红身，春末吃海蛤，养殖蛤不选脱皮，台湾蚵不能卖绿肚。这是阿公鱼摊的第一学期。

没有生来就会卖鱼的人。阿公说卖鱼要学，学一辈子。

爸说卖鱼要学，学一下子。

他们都说以后不要卖鱼，好好读书。

周末卖鱼很累，上课变成放假，同学说你都不用假日辅导真好，我回说要不然你来卖鱼？“才不要咧，很臭。”对，很臭。我闻到我的前臂仍有鱼的血味。当他们这样回时，我会将手掌捂住同学的嘴说：“很臭吗？”“手拿开”，他说，“臭死了。”接下来都是国中生的垃圾话。

国中时，在鱼摊的工作是把鱼拿给阿公称，或是按按磅秤跟客人说价钱，没多做其他的工作，因为我不想当鱼贩，不想多踏一步，踏到杀鱼的台前，拿起鱼刨鳞，用剪刀剪开鱼的皮肉。这些都不想做，我没有说出口。

“你是鱼贩之子啊，得努力一点，不管你是单亲还是什么，你要为你的身份争一口气啊。”当时的导师这样跟我说，埋入了什么责任又什么身份的。我的成绩还过得去，便没人管我要不要出席假日辅导。我的假日起得比上课还早，在空荡无人的清晨市场等到热络，像上课钟响，只不过我是鱼摊上的学徒，被人叫喊。

“很爽喔。”同学常在礼拜一对我说。我又闻了我的手掌。

只有我缺席的假日辅导，教室的空气好了一些。

“干么卖鱼啦？”脸素净、头发抹上发胶的男孩问过我。他约我出游，我不曾说好，每次都说要帮家里。“真的很孝顺啊你。”我笑笑无语。我与他在某个假日午后出游，忘记去哪了，只记得没睡午觉的疲惫让我的脸涨红，天色都没暗，就说我要回家了。

久了，就没人问也没人约。甚至毕业典礼那天，也没人问我下午要去哪。往我家方向的站牌，无人等车，对面往城市的站牌，排满了同学，没有一个人向我招手。他们坐上一班车，另一群再坐上另一班，直到我等的公车来到。我坐在最后一排五人的座位，中间只有我一人。

我睡了又醒，熟悉的路，醒了又睡，直到过站。走了回去。

就算要大考了，前两个礼拜我还站在摊位前招呼客人，缺席卖鱼还会觉得愧疚。我以为我有想过未来，以为我念了较自由的五专^[5]，选了医事技术系，考上证照成为检验师，未来便能离开鱼摊。但五专的课程更松，我刻意排出早上空堂、下午满堂的课表，空堂时，在鱼摊自学鱼之解剖学、鱼类辨识课。

我站在鱼摊，拿起一尾尾冰冷的死鱼，称重刨鳞杀肚，换取更多更多的家庭奉献。

常有客人说我很乖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坏。早上起床穿起雨鞋，橡胶的雨鞋闷困了脚，长袜勒紧了腿。久了，腿上有了一圈的黑线。那一圈腿上的黑线像卡在网缝间脱鳞的鱼体。

中午换穿球鞋，上起自己毫无兴趣的微生物学和化学，觉得人生不能这样虚耗，却耗了五年。五专毕业后，转学考上北部的大学。刚上大学，阿公与爸又说周末没人帮忙，能周周回来吗？

怎会说不能。半年后，周周台北、台中来回好累，转回故乡的大学。早上没有课程，下午满堂，“正职卖鱼，读书像放假”，我都这样自嘲。那时，我已经能独当一面站在鱼摊前，招呼、买卖、杀鱼，只差没去批货了。

“还要学什么吗？”我问阿公。

“不用了，学批货要过一阵子。你还要读书吗？”他回。

“要。”我说。

他说，记得要帮家里，要好好卖鱼。没有再提好好读书。

他说起我爸，说没两句，又不说了。他们叫我要帮家里，叫我得扶住家，撑住这颓败的墙。多一个人撑住，一动不动，墙至少不会倒塌，就算不能遮风避雨又如何。

爸只记得在每个周五夜晚传LINE^[6]过来，说明早还要工作，叫我早点睡。

一如往常，就算我已经在学业中找到喜欢的事物，甚至有未来的美好模样。五专毕业两年，转学考了好几间学校，用五专学历考了研究所，但爸对这些毫无兴趣。他的债务缚住阿公与一整个家。

“你要好好读书，别跟那个哥哥一样卖鱼喔。”站在摊位前，有客人这样说过。

“对啊，要好好读书喔，别像我一样读交大喔。”一时嘴贱回了客人，客人就此不再来。

他不知道，我就算好好读书，还是得卖鱼。

在我放弃研究所的那天，我告诉了他——我爸。

他只说要卖鱼，读那么高干么？

那年过年，我开始学习批货，不再读书，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。

成了鱼贩。每天凌晨穿上雨鞋，直到下午，脱下雨鞋与长袜，忽然解放又袭来酸痛和更深更深的睡意。

我以为洗去身上的鱼味，穿上怎样的服装，便能变成怎样的人。但作为鱼贩，是黏着在皮肤上的鱼鳞，没有感觉便嵌在那，觉得痒的时候想拔下那些鱼鳞，才发现体肤已经有不一样的颜色了。

凌晨两三点的高速公路，没什么车，通往那时最热闹的地方——鱼市。嘈杂到嗓门加大，气味纷杂，闻不出鱼臭，千百盏灯照出的世界已无黑暗。我下了货车，踏入潮湿，边走边点头或是捶打他人手臂，几句脏话，都只是招呼。当我习惯这些生活，我就接受了自己是名鱼贩。鱼贩中，有几个跟我相似的年轻人，有老派如阿公的人；有几个会让人想起谁，有几个是他自己的模样？

“读那么高，干么卖鱼啦？”又有人问我。

我更难回答了。“只是工作。”我说。

接下鱼摊时，吴郭鱼一公斤六十元。阿公中风在床，我仍在卖鱼，变了一些，但爸仍然在赌。没人问过我喜不喜欢卖鱼，我却每日每夜地问自己：不喜欢又能怎样？

卖鱼卖鸡卖肉不太会成为志愿，也非我志向，非我所愿，但要找个支撑住“家”的方法，便是直挺地站着喊：人客来喔，鱼很新鲜喔。

又几年后，阿公死去，吴郭鱼一公斤七十元。台湾的白鲳越来越少，冷冻的白鲳不复见。我仍然卖鱼，但离开了原生家庭，不在鱼摊。装睡的人叫不醒，爸仍然在赌。为了我的儿女，我得离开。

回想最后一次写我的志愿，幼年的我想，我的志愿是我爸那折现金，但不能这样写，老师会骂。“想当商人，像爸那样的商人。”好险，志愿没有成真。

现在我会吃冷冻的白鲳了，我会轻轻地夹给儿女和自己。我们都吃过现流的白鲳，所以知道冷冻白鲳不好吃。

变成称职的鱼贩之前，我学会了什么工作令我厌恶，同时学会了什么令我向往。既然不爱的、讨厌的都能做好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呢？我这么想。

没有出生就会卖鱼的人。没有什么东西，不用学一辈子。

身为一名鱼贩，我很努力，很努力了。

注释

[1]吴郭鱼：即台湾鲷鱼。

[2]国小：即小学。

[3]国中：即初中。

[4]五三九：即今彩五三九，台湾地区的一种彩票。

[5]五专：即台湾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，招收初中毕业生，修业五年，获副学士学位。

[6]LINE：台湾地区常用的聊天软件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清晨鱼市与深夜书桌》林楷伦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62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